

中国妇女报刊精粹丛书

Anthology of
Chinese Women's News



南珠魂

中国妇女出版社

编者的话

举世瞩目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南珠魂》是我们献给大会的一份礼物。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 36 篇文章是近年来发表在《女性天地》杂志上的部分通讯、报告文学。一篇文章写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这 36 位女性，是广西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她们仅仅是众多女杰中的一小部分！

广西古称“八桂”。八桂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这里有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有“天下第一滩”的北海银滩，有“合浦珠还”的美丽传说，更有诸如瓦氏夫人名垂青史的巾帼英雄……太平天国的女兵，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女战士，都曾给中国近代史和妇女解放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广西的各族妇女更是意气风发，用她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描绘新的图画，创造新的业绩。她们的动人事迹像珍贵的南珠，撒遍大江南北，嵌在八桂青山绿水间。我们把一颗颗珍珠串成珠链，愿《南珠魂》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增添一份光彩。

中国妇女报刊精粹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姚维斗

副主编： 王维钧 孙小琪
任守春 刘绪乾
陈本德 吕大中
沈明革 胡勋壁
姜平章 黄敏忠
傅庭政 薛宝根

策 划： 周 军

目 录

1. 中国第一个词学博士和她的经历 华 光(1)
2. 新中国第一个苗族女教授 刘静兰(8)
3. 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 蔡海森 黄海桃(14)
4. 爱是无声的 草汉尊(21)
5. 清阴亦可托 何惜植君园 曾凡军(27)
6. 一片冰心在玉壶 黄孝权(34)
7. 生命遗传奥秘的探索者 谭明杰 李昌胤(39)
8. 洁铭,孩子们想念你
..... 《广西日报》抗洪救灾采访突击队(46)
9. 她成了世界艺术名人 陶振国(51)
10. 南珠魂 沙 粒 田文心(55)
11. 叩响地球大门 华 光(63)
12. “叶面宝”发明人的苦与乐
..... 大 山 巧 兰(70)
13. 给人们增添一份甜蜜 韦 燕(78)
14. 女高工的选择 蒋景云(83)
15. 女总经理的一着妙棋 江小玲 何培嵩(91)
16. 走向外面的世界 蔡海森 黄海桃(101)
17. 与刘三姐共沉浮 龙丽芬(107)
18. 医林圣手 汤世民(113)
19. 红花绿叶共争艳 刘星泽(119)

20. 一把手的风采 田文心 唐维娟(124)
21. 一流的山水,一流的工作 龙丽芬(131)
22. 最美的玫瑰开在秋季 潘丽清(138)
23. 农群华——羽坛“拼命三郎” 杨树权(143)
24. 舞之梦 刘 波(152)
25. 花山之女 黄光荣(159)
26. 16岁的“跳水新女皇”谈舒萍 陈彦桂(166)
27. 田坛一枝梅 陈彦桂(171)
28. 在女检察官的慧眼中 廖正彩(177)
29. 法卡山第一夫人 陈世亮(186)
30. 人生永远卡拉OK 曾志强 吴国榕(193)
31. 十万山下“十姐妹” 梁学标(200)
32. 重返军营 再建奇功 欧阳钢桥 巴志峰(207)
33. 漓江上的翠鸟 卢子康 韦 羽(212)
34. 军嫂爱心 人间真情
..... 周德国 王明金 曹丽心(217)
35. 用脚翻译日本童话的女人 张 荣(224)
36. “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 刘玉珊(230)

中国第一个词学博士和她的经历

华 光

据《中国教育报》载,20世纪80年代实施学位制以来,我国在10个可授予博士学位门类中,已有8个学科门类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的女博士88人,其中文科只有6人(截至1987年底统计数)。

女博士,多么令人羡慕的头衔,然而,又是多么让人望而却步。一条带着世俗偏见的公式:女博士=强烈地出人头地意识+逞能要强固执的个性+不理家务不会女红+独身。

“说对了一半!”

系着围裙,变戏法似地端上来一道道菜,瞬间摆满了一桌子美味佳肴的她,叉腰歪着脑袋问:

“色香味儿俱全,手艺怎么样?够一级烹饪师水平吧?”

她的宝贝儿子和她的伟丈夫竖大拇指:

“味道好极啦!”

.....

她,叫王筱芸,中国第一个词学博士,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她是广西龙城人的骄傲:地道的柳州妹仔!

1988年3月24日,南京师范大学南山宾馆大客厅里座无虚席,摄像师、记者在悄无声息地走动,选择着拍摄的最佳角度。

这儿,正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国内知名

度很高的 10 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组成。他们对 10 万字的博士论文《王沂孙词研究》质疑，提出的问题难度相当大，以致于旁听席上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情不自禁“噢”地叫出声来，气氛陡然紧张。

“20 分钟答辩准备，暂时休会。”

旁听席上的同窗好友们焦急地一拥而上，包围了答辩席。七八八舌闹哄哄的根本听不清楚谁在说什么，都是满脸担心状。

坐在答辩席的王筱芸留着男孩子似的短发，白里透红的圆脸庞，一双大眼睛流光溢彩。她笑着请求大家体谅她，让她独自呆一会儿。

人群散开。最外围一个 1.82 米好潇洒的男子汉原地未动。

对视。他风趣地竖起食指和中指，分叉而为“V”状（英文“胜利”第一个字母）。她会意点头，千言万语都凝在笑靥里……

“答辩开始！”

王筱芸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推理严密。她十分自信，清晰地吐出串串话语，不时辅以手势。只见专家教授们微微颌首，满意地露出笑容，小声交换着意见。

“《王沂孙词研究》发前人所未发，是对宋词人研究有突破意义的力著。”“填补了我国在词学研究中的空白。”……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王筱芸的博士学位论文。

当主持人宣告中国第一个词学博士在南京师范大学产生时，全场掌声雷动，气氛热烈。专家教授们纷纷向女博士的导师唐圭璋先生祝贺。这位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一代词宗”的词学研究大师，红光满面，喜形于色。他向答辩席上自己的高徒

走去。

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正站起来迎向导师的王筱芸双脚肿胀得只能穿男式便鞋，原来她已身怀六甲，快当母亲了。

专家教授们大为震惊，一一跟她握手祝贺，异口同声道：“祝贺你双喜临门！”

随之而来，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她，掌声、赞誉、微笑、鲜花簇拥着她，电台、报社记者追踪采访她。而她却有庄周梦蝶、此身非我之感……

王筱芸，16岁开始就在《柳州文艺》上陆续发表小说和散文，是柳州市六中各门成绩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她一直憧憬着上大学、当作家，她把家里的藏书翻了个个儿，尤喜吟诗诵词，玩味再三。然而，在那个“左”倾僵化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注定她被打入另册，低人一等。

1973年，她高中毕业，患有陈旧性肺结核，上山下乡知青办却硬要她背着药罐子下农村。被逼无奈，她躲到了远在环江县毛难山乡行医的大姐那儿，一边治病，一边在县印刷厂干零工。活儿不重，每天只挣一元钱，可她感到自己不再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了。

“病残属‘四不下’对象，可办留城证，享受顶职照顾或招工优先等待遇。”王筱芸接到母亲的信，揣着病情检验报告单，匆匆赶回柳州市。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办留城证手续的地方，生性腼腆的王筱芸，在外面逡巡了好长时间，眼看就要下班了，才鼓足勇气走进去。但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冷冰冰地打断了：

“你的情况我们调查清楚了，还是老老实实下乡锻炼改造。”

筱芸还想解释什么，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走过来：

“少罗嗦，你就是没有资格办留城证！走走走！”他粗鲁地将筱芸搡出门外，“砰”地狠狠关上了门。

王筱芸踉跄着，险些摔倒。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竟没有一个人对她说句通人味的话。满脸屈辱的她一甩辫子低头走了。

残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王筱芸的梦幻。这个倔强的姑娘，要学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为自己安排生活。但是，没有留城证，纵使再有才干，谁也不敢要她。即便要了她，一个电话，她就被迫“自愿”辞职。

市郊一所工厂子弟学校缺代课老师。虽然每天清晨5点多钟离家，天黑才能进家；虽然辗转坐车耗费近两个小时时间；虽然同时要教语文、数学、化学、农机、美术，还要刻蜡板出墙报，却只拿代课报酬24元……但是，她乐意、知足、任劳任怨。因为日子过得充实，因为学生尊重她叫她“老师”，因为她能挺直腰杆站在讲台旁，不是什么“黑五类狗崽子”。

好景不长。雇用她的学校被下了“最后通牒”：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下乡最高指示，该当何罪？！

乌云笼罩，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学生们紧紧地拉着老师的
手，恋恋不舍地围着老师。

“王老师，别忘了我们！”

“王老师，给我们写信啊！”

“王老师……”

公共汽车已开出很远很远，泪眼朦胧的王筱芸清楚地知道，她的学生们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为她送行……

1977年11月恢复高考制度，王筱芸报了名。她不敢奢望

跨进大学校门，只暗中祈祷政审能过关，让她上个中专，出来有份工作足矣。现实生活的周折，磨砺了她的韧性，也使她务实。然而，独具慧眼的招生老师，从考卷中发现了她的才华，大力举荐。独秀峰下，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接纳了这位屡屡碰壁、依然要强的女子。

学士、硕士，7年寒窗；寝室、教室、图书馆、食堂，四点矩形路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她加倍努力，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庆幸自己真正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她沉浸在书山文海里，自得其乐……

1985年春天，临近博士入学考试，王筱芸还没有拿定主意：考还是不考。

结婚好些年了，婆婆盼望抱孙子，丈夫依旧过着单身汉的生活。看看同龄人，孩子都会买酱油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她反复问自己。

丈夫接到信，赶来了。这个坦荡的东北汉子，何尝不希望有个安定温馨的家，结束这牵肠挂肚的聚散别离。但是，他太了解患难中相识的爱妻：生性要强，嗜书如命。他既然选择了她，就绝不想改变她。

“你自己拿主意。不考，放过这次机会，你会后悔的。考上了，再苦3年，我保证奉陪……”

过去，政审一关就把人卡死了，再有真才实学也只能望“门”兴叹；如今，机遇均等，人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应考竞争。我为什么要放弃成功的机会？抓住它，人生难得几回搏！

王筱芸以优秀的毕业论文通过硕士学位答辩的同时，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她攻博的通知书。

广西——江苏，跨越好几个省，来回路费紧巴巴地从牙缝

里挤、从零花里抠。夫妻团圆，只有那一年两个寒暑假了。

每次，北去的列车徐徐开动，丈夫站在列车旁强颜欢笑跟她“拜拜”的时候，她总忍不住流泪，咬住手绢努力克制也没有用。她不愿意哭，下决心不哭。但是，泪如泉涌，不由自主。唉，女人。不，她又不是一般的女人。

师从唐圭璋先生，接受他严格指导下的专业研究训练，王筱芸不敢有丝毫懈怠，艰难跋涉。

隆冬时节，她怀孕了。呕吐不止，反应得厉害。她子宫严重后倾，不易受孕，她多想把这喜讯告诉千里之外的丈夫，可是，她正从事的研究不允许她要小宝宝，不能功亏一篑。她一咬牙，悄悄到医院做了人流。

手术后腹痛不止，挺到半夜，血崩下漏，几乎昏死。适逢周末，家在南京的同室好友都走了，她又不愿惊动大家；便自己去医院。

北风呼啸，刮到人脸上刀割一般疼。大马路上空无一人，夜间环行车刚刚开走。王筱芸硬撑着一步步挪。血顺着腿往下流，绒裤毛裤都湿透了；冷汗一个劲儿地冒，透心凉。她好难过，幼小的生命夭折了，太不该……她不心疼自己，她心疼自己未能出世的孩子。

医生再次为她清宫，诊断结果是骇人听闻的：终生不孕。

后悔吗？后悔！可事实不可挽回，何必陷进去难以自拔。况且，人生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她一头扎进了书堆，要在词学研究上孕育新的生命。

“离婚吧，你应该过得更幸福，让我们面对现实……”

丈夫把她揽到怀里，用吻堵住了她的话……

一晃两年过去了。暑假结束，妊娠反应又出现了。王筱芸

又惊又喜，忐忑不安。

怎么办？最后一个学期：撰写毕业论文，通过学位答辩，任务是艰巨的；孩子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妊娠反应、身体虚弱一定要顶过去，挑战是严峻的。

两个新生命同时孕育，用超常的意志与毅力。王筱芸奇迹般地度过了女人怀孕期的种种熬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主演了“双喜临门”的一幕。

茫茫京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借住的蜗居。一张超规格的大写字台，堆放着一摞摞书；正修改着的书稿，整齐地叠摞着；宝宝咧嘴乐的大头像，嵌在镜架里，搁在书堆前；贴墙立着一排书橱，分门别类的书摆得满满的；床头挂着特大彩照，摄取了夫妻俩在碧绿草坪上尽情嬉戏的瞬间；三个带滚轮的大号皮箱，装着她的四季服装、换洗床单、被褥，随时可以搬动。

为了事业有成，王筱芸甘愿苦行僧似地拚，也绝不愿意放弃母爱、性爱、自爱，使人生残缺不全。但她实在陪不起那么多金贵的时间去解决南北分离的生活难题。何时有自己的家，她不得而知。

“时下物欲横流，‘博士最傻，教授最穷’。昔日女博士的自豪感本就不多，现在更化为子虚乌有。但是，不管别人如何看、怎么说，做学问就得耐得起寂寞、清贫，甘当痴愚者。我现在已着手的科研课题有……”

跟王筱芸交谈，是一种力的传导，灵的净化。我望着她亲笔书写悬挂在墙上的“陋室铭”，眼前延伸着王筱芸自强的成功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新中国第一个苗族女教授

刘静兰

仲秋时节，连风都浸透了成熟的馨香。

踏着可人的秋色，我回到了已离别 10 年有余的母校，希冀能以自己手中这支尚未历尽沧桑的笔和这颗自信是很真诚的心去追寻恩师——朱慧珍教授的人生轨迹。

在三房一厅那间不足 10 平米的客厅里，我随着朱老师那平稳悦耳的女中音，像穿连珍珠般捡拾起一个又一个平凡而闪光的故事……

—

在连绵起伏、山峦叠嶂的贵州省境内，有个侗、苗族聚居的偏僻小城——榕江侗族自治县。我国第一个苗族女教授朱慧珍于 1936 年诞生在小城中一个经营油盐酱醋生意的人家里。

朱慧珍的家乡山青水秀，景色迷人。一条玉带般的潺潺小河从房前缓缓流过，推门开窗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苍山图”。然而美丽的景色丝毫也改变不了山里人贫困生活的境况，朱慧珍的父亲虽经营着小本生意，但微薄收入常常使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幸的是，1947 年贵州境内突发一场大水，肆虐的洪水冲毁了故乡的田园，吞噬了父母半生劳顿积攒下的有限家业，也冲倒了全家人赖以栖身的房子。这无疑断绝了全家人的生存之路。为了活命，欲哭无泪的父母只得拖儿带女逃离家园，投奔一位远在广西当小学校长的堂叔。善良的堂叔给了他们一小块用以建房子的土地，一

家老小总算又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创业的艰难与家庭人口不断增加的生活压力，使饱经风霜的父母不堪重负，年仅 10 岁的朱慧珍不得不停学去“提篮小卖”，贴补家用。

至今想来仍令朱慧珍深感庆幸的是，虽然因家贫她仅断断续续上了两三年小学，可父兄酷爱读书的嗜好却在无意中为她营造了一个勤读好学的环境。解放前夕，父亲曾一度为生计给邻居的几个孩子教授《增广贤文》等文章。每每这时，聪明好学的朱慧珍便在后边一面洗衣做饭一面“竖”起耳朵认真听，往往是课堂上的孩子尚未读熟，“旁听”的她却已烂熟于心了。爱唱苗歌的母亲和爱好京剧的父亲时常边拉边唱自娱自乐；爱读书的哥哥一本接一本地往家里借小说，这些无疑对幼年的朱慧珍产生了极大影响。每当收稻子的季节，她便被送到居住在苗寨的外婆家寄养，这使她得以较早接受了侗苗文化的熏陶，为她日后向民族文学研究方面发展的事业取向奠定了基础。在那里，情韵悠扬的苗族芦笙曲、活泼欢快的踩塘歌、长于抒情的多声部苗歌，以及情真意切和笛而歌的侗族民歌，无不象一杯杯香醇的美酒陶醉着童年朱慧珍的心，诱发着她对民族艺术的热爱与求知的渴望。

解放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为了给 6 个弟妹创造好一点的生活条件，高小未毕业的朱慧珍报考了简师（当时的一种一年毕业的师范）。学校领导考虑到她年龄太小，毕业后恐难以挑起教师的重担，劝其改上初中，学习费用由学校发给助学金解决。朱慧珍从此开始了从初中到大学毕业长达 10 年的助学金生活。

经历过逆境的人都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上大学时，

因为家里给不起日常生活必需的卧具，朱慧珍只得与一位同样靠助学金读书的女同学合铺，一住就是4年。白天她打着赤脚进课堂，跑图书馆，为的是把鞋子省下留到晚上洗脚后再穿。每个学期她还要赶做十几双鞋来供6个弟妹穿用。生活是清苦的，但朱慧珍的学习却是出色的。因为在她的心中有着用之不竭的动力：历代苗家妇女极少有人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今国家花这么多钱保送自己上大学，若学得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二

1962年，朱慧珍以优异的成绩为自己的学生时代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跨进了广西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广西民族学院，开始了她至今已有32年的教师生涯。

其实，中学时代的朱慧珍最渴望做一名农村女干部，那时候，她眼中的农村女干部不仅神气能干，还很有文化，简直就是妇女中的佼佼者。可当她一旦拿起教鞭的时候，其他职业便不能再取代教育事业在她心中所占据的辉煌。她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以至在她执教前期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心无旁骛地教好自己所担任的课程外，几乎就没写过一篇游离于教学之外的文章。这绝不是由于她缺乏写作才情，而是因为她对教学工作太注重、太认真了。哪怕讲过数十遍并已在历届学生民意测验中都得了满意票的课程，为了使之能适应知识更新的需要，她都要不断地予以充实。为了使自己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至老化，她花大力气遨游在书本的海洋中，不停地吸取着新的养分，丰满着自己知识的羽翼。

30多年来，朱慧珍一直或先后或同时兼任着古代汉语、文学概论、美学和侗族文艺审美研究等四门课的教学任务，每

周授课少则 8 节,多则十几节。尽管任务繁重,但她却从未因任何原因缺过一次课。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她是个身患多种疾病的人。

早在 1964 年,她下乡搞“四清”时便落下了慢性结肠炎,三天两头闹肚子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因自毕业之初便为“五年当讲师,十年做教授”之宏愿奋斗而得了神经衰弱,头昏失眠常纠缠着她。本已被疾病折磨得近乎“弱不禁风”的她,近些年来竟又患了高血压、高血脂和大脑供血不足等诸种“富贵病”,常常是课上到一半便突然头昏冒汗。为了应付这种突发的情况,不误上课,朱慧珍每天药不离身,还学会了穴位按摩,一旦感到头昏不适,便边按摩边坚持上课。前年曾两度因大脑缺血缺氧昏倒在讲台上,到医院输液后才缓解病情。但当第二天上课铃声响起时,讲台上便又准时出现了朱老师的身影。领导和同事们为她的健康担心,劝她休息几天,可她在感谢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之后却依然故我。因为在她心里有一个缺少“高音调”的准则:“上好每一节课是老师的根本职责。”

朱慧珍教授在努力教好书的同时还注重塑造学生的心灵,绝不放过一个可能会对学生的心灵起误导作用的表现。美学函授班的一位学生在考试时作弊,朱老师给她判了零分。按理老师的工作到此已经完成,但朱慧珍并不就此罢手,她给这位学生写了一封极具原则又言辞恳切的长信:你在美学考场上做出这样不美的举动实在令人痛心,即使我给你及格,但当你面对那红彤彤的毕业证书时,你不感到脸红吗?这位学生接受了批评,按要求到另一个面授点去补考,并取得了好成绩。事后这位学生十分感动地说:“朱老师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在一般情况下,老师总是较偏爱学习好的学生,而朱慧珍

却把更多的关爱倾注给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她看来,学习越是吃力的学生越需要帮助,将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合格有用的人才是每个教师应尽的职责与义务。本着一颗对国家负责、对学生负责之心,朱慧珍一次次向基础较差的学生伸出了热情的手。一位侗族学生入学时因写作基础差而自卑,朱老师便根据他的情况多次帮他分析原因,指出其在学习方法上的欠妥之处,鼓励他重新树立起必胜信心。通过师生共同努力,这位同学终于顺利地获得了学士学位。

三

近年来,随着各行各业收入的增加,教师职业几乎成了贫困的代名词,教师队伍动荡不安,不少人千方百计跳槽。当了几十年教书先生的朱慧珍并不是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她也曾有过几次在别人看来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跳槽机会,但她都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怕丢了学生,怕丢了业务。

近年来,朱慧珍曾先后担任学院党委宣传部长、南宁市城北区人大代表、全国民族院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十几个职务。1990年到1992年,她仅在民院便拿一份工资肩担两种正式职务:有课时她上讲台去履行教授职责,下课后便又去当她每天需坐班八小时的学院宣传部长。繁重的业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使她原本就较弱的体质不堪重负,健康水平直线下降。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身高1.60米的她体重一度下降到39.7公斤。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精力上好课,朱慧珍多次“上访”,终于辞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全身心回归到讲台上。为此有人说她傻,但在朱慧珍看来,当老师自有当老师的乐趣。老师面对的是活泼热情、充满朝气的学生,学生对师长的深情是只有老师才能体会到的;当老师要与书本打交道,只有书本